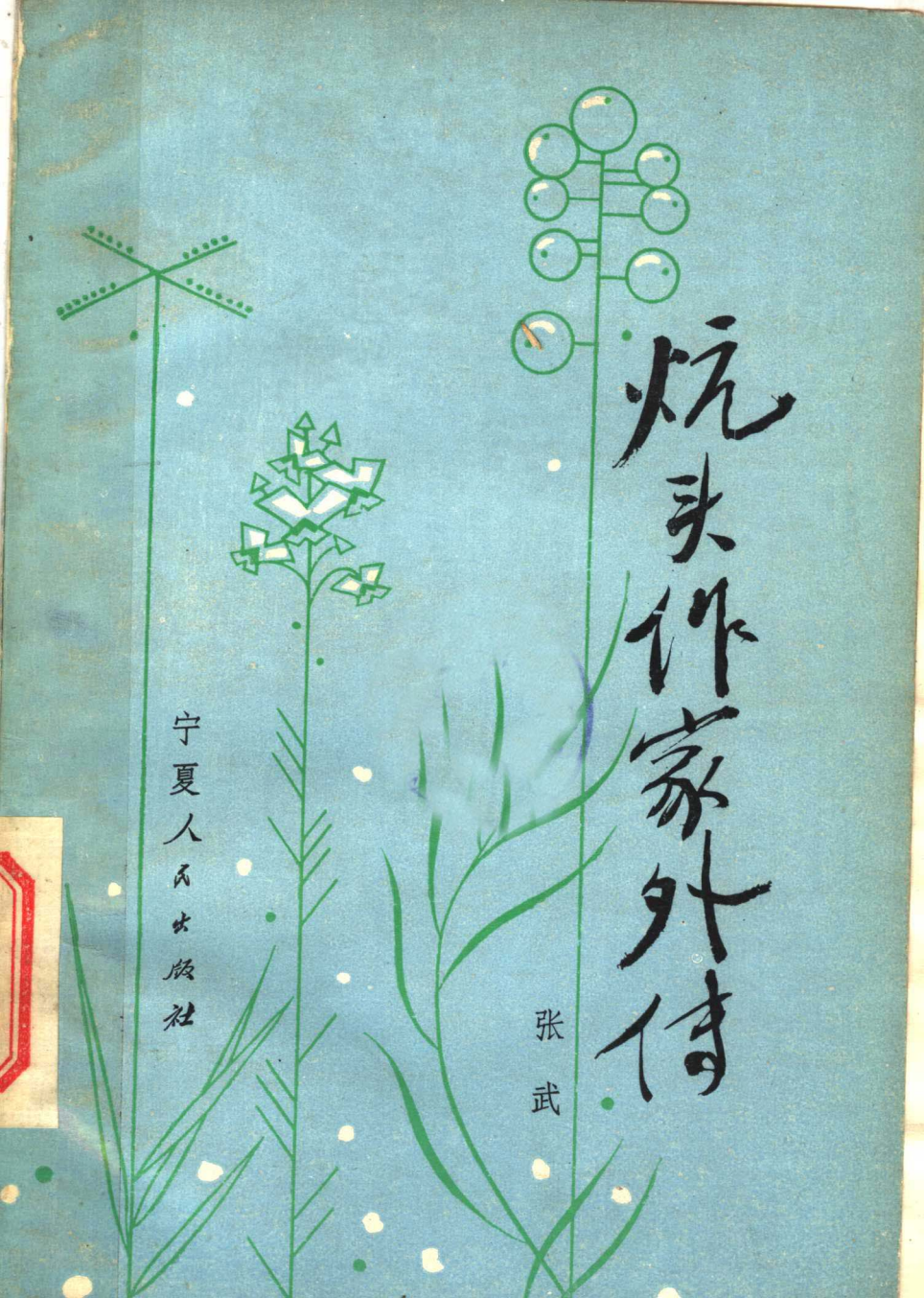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炕头作家外传

张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炕头作家外传

魏巍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杭头作家外传

张 武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86千

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

印数:1—4,300册

统一书号: 10157·130

定 价: 0.54元

——目 录——

三 叔	1
选举新队委的时候	15
三人行	26
婆 婆	41
欢畅的笑	59
转	69
红梅和山虎	77
两个羊把式	90
故乡纪行	99
娇客临门	120
新来的女售货员	126
回到农村以后	138
“一串铃”	147
练	153
红年和他的小伙伴	163
爷爷和奶奶	171
处长的难处	188
求 实	205
复职以后	219
“炕头作家”外传	234
微笑着的脸	263

后 记

三叔身材矮小，比我低一头，长得清癯，然而结实得能比上打火石，手脚粗壮，任你随便调查考究，他和大队医疗站的保健员没有丝毫牵连。他那满是皱纹的脸膛又红又黑，像抹了油彩似的。几根稀稀拉拉的黄胡子，好象荒地里的胡麻，老是那么长，不见有任何兴旺发达的迹象。他老是乐呵呵的，一对快活的眼睛常年四季带着笑意，从来不与忧愁打照面。因为没有生下儿女，三婶每常感叹，埋怨他“穷欢乐”的时候，他还是说笑，唱秦腔戏文。

1

小杯下肚，不但脸红到耳根，甚至“脖子根也红了”，但他非这样做才高兴。在我们小辈人吆五喝六地猜拳，喊得要抬起房顶的时候，他那快活的眼睛就闪耀着更其快活的光彩，嘴里含着并不冒烟的旱烟锅，乐呵呵地观看，就象二十多年前，他上山放羊带我们去玩，给我们采摘野果子时那样，我们吃得越起劲，他心里越高兴。

但是今年的春节，三叔没有这一番举动。大年三十，我孝敬他一瓶灵农大曲，他只是翻来调去地欣赏了一下别致的酒瓶和商标，就递给三婶收起来了，既没有张罗叫侄儿们来“闹火闹火”，自己也没抿一嘴尝尝，脸上的颜色大不如往常。三婶的面容也不那么展脱。她一面往柜子里放酒瓶，一面抱怨三叔：“还不到六十岁的人，脾气就变得这么古怪！动不动发火骂人，成什么样子！我常给你说，孩子们大了，又是干部，人前头的人，你得给他们留点面子，遇事商量商量，随和点，你总不听。看吧，鸡唤这孩子记下心病，过老年也不上你的门……这不是成心冷落我们没儿女的孤寡吗……”说着，凄惶地撩起围裙揩眼睛，弄得我心里也酸酸的，怪不好受。

鸡唤是我的一位叔伯哥，因为生在鸡叫时辰，起了这个名字。这位唤哥比我大好几岁，小时候顽皮捣蛋是全庄子出了名的。仗着他个子大拳头硬，征服了我们一帮小弟弟，要你怎么着就得怎么着，虽然比不上花果山的猴王，倒也有几分“小霸王”派头。因为他脾气横，好动拳头，三叔没少骂他，但他在三叔心底里始终和我们一样受到疼爱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受点偏爱，因为“尕蹊子的驹驹有出息”。唤哥上了中学，三叔怕他睡凉床受冻，还把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送去，

支援他好好念书。后来中学毕业，回到队上务农，开始当队长，几年前当了支部书记，成为我们大队的一把手，工作劲头足，有信心，气魄也大，三叔很赏识他的能干，人前人后地夸自家的侄儿，很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最近几年，他们爷俩竟接连闹矛盾吵架，以至连话也不说了。

三叔听三婶提到这个事，心里自然不是滋味，便没好声气地说：“悄悄坐着你的，你知道个啥！”

以后老俩沉默下去，都不吭声了。

我是个拙嘴笨舌，不会说话的人，本想安慰安慰他们，但话到嘴边，舌头调动不起来，吭吭唧唧，勉强说了几句，也没多大的作用，就讪讪地告辞出来了。但我觉得在三叔和唤哥闹矛盾的事情上，责怪三叔是不公平的。

三叔可不是那种不明事理，胡发脾气乱骂人的老汉。在我们这个大队范围内，他也是有点名气的人，这一点，唤哥也不得不承认。合作化初期，因为喂养牲口有功，当上了县的劳动模范，以后又出席过省里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，大首长也认得几个，见了些世面，言谈举止都是受人敬仰的，谁也不能有什么嫌弹。要说他有时候批评人不看场合，方法欠缺，倒是有的。但那只是对队干部，尤其是我们几个担任队干的侄儿，他常常以长辈的身份，叫着小名儿指着眼窝子教训。他的职务是牧业组长，自己也放着一群羊，不过是几个放牧员、饲养员的开会“召集人”罢了。可是他喜欢操更多的闲心。什么庄稼的种啊割啊，社员自留牲畜的留啦收啦，他都要动动嘴，参加意见。起初，我总以为他是怕我们小侄儿辈年轻，办事不牢靠，从旁辅佐的意思，倒也乐意听他调教。可是如

今唤哥当大队支书快十年了，也算老资格啦，他还是那样，未免不顺茬口。唤哥又是喜欢自作主张，独立行事的角色，有时候不理睬三叔的建议，爷俩就矛盾起来。糟糕的是这种矛盾越闹越大，结下了怨气，三叔见到唤哥，就把脸扭到一边，唤哥也躲着不上三叔的门儿了。有时唤哥遇到非和三叔商量不可的事情，就用“单线联系”的办法解决，多数情况下是拿我当“交通”，替他传话问事；或者瞅着三叔不在家的空子，溜到门口喊：“三婶，三婶，有个事，麻烦你给三叔说一说……”

三婶笑着骂他：“看你那鬼样子！公事上的重要话，你不会当面去给他说吗？非要我传！他是你叔，不是老虎，吃了你呀！”

唤哥是个红脸大汉，给三婶这么一说，脸更红了，用手搔着后脑勺，撒谎扯白地支吾：“我还有别的事，费你的心，无论如何说到，要不……”

三婶并不难为他：“说是说，万一忘了，误下事情可别怪我！”实际上一次也没忘。

我有时候也要装腔作势，拿一手：“你自己去嘛，老支使我干什么？让我做难人，你避得远远的……”

遇到这种情况，唤哥就完全放下支书的架子和老哥的身份，拿出格外和气的样子，用当时求人办事的流行手法，

“烟酒烟酒”，笑着给我递上一支“六盘山”烟，拍着肩膀说：“好兄弟，为了工作，帮帮忙吧，啊！”犹如小时三叔不领我们上山去玩，他支使我去求情一般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觉得唤哥不对，给他提过几次意见。可是，他却不把这些意见搁在心上，还官腔官气地强调客观原因，甚至喊冤叫屈起来，

“上一次，他逃避公社的重要会议，李书记刮我的鼻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我挨批评不要紧，我是为他担心呐；他要再这样，由着自家的性子闹下去，人家给他上个‘纲’，老模范的牌子砸了不说，怕连普通社员也当不成！”

唤哥的话固然有点玄乎，甚至是错误的；但在当时我确实替三叔的某些举动担心。

三叔逃避的重要会议，就是一九七六年春上，公社党委召开的“理论学习讨论会”，说是从北京传来的经验。因为我们公社是学大寨典型，县委把这个讨论会的试点放到这里开，省上的宣传部长也来参加，记者一大帮，说是要在报上发表消息。三叔作为有代表性的人物，也被通知出席了会议。公社李书记的络腮胡子刮得净光，满面春风，上下张罗，似乎得了无上的荣光。他对三叔说：“你的发言，侧重批判唯生产力论……”

“啥是‘为生产’，我搞不清呀！”三叔作难地说。

“最近广播上天天讲，你就没听到？”

“我成天在山洼里和牲口打交道，哪顾上听这些！”

李书记说：“啊呀呀，你这个老模范是咋当的嘛！批右倾翻案，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，要人人关心，要家喻户晓，你是有影响的先进人物，反倒弄不明白！危险，危险……这样吧，我让你们支书帮你整个稿稿子，照着说，表表态……”

三叔没有吭气，心里盘算起来：这个右倾翻案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为啥不让搞生产？……就在记者帮唤哥找报纸，东拼西凑写发言稿的时候，他终于打定了溜的主意。他对旁边另外一个参加会的人说：“我早起走得慌忙，忘了给牲口添

草，得回去照看照看，要不它们会提意见的……”说着，瞅了个空子溜了出来。唤哥把发言稿写好以后，会场里哪有三叔的影子？公社李书记得知这个情况，兴冲冲的胖脸马上走了油，对着唤哥大发雷霆，说他工作既缺乏原则，又严重失职，对自己的亲叔叔放任不管，使一个老党员老模范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得这样糊涂！又大骂三叔骄傲自满，不继续革命，等等。总之，三叔溜走了，唤哥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，被这位顶头上司大训特训，无限上纲，差点没弄到会上当典型批判斗争。唤哥大气也没出一声，闷着头听完了公社书记的训斥，会议结束回家来，把公社书记批他的话，原样不变，半句不拉，全发泄到三叔身上。三叔却没有生多大的气，只是埋怨侄儿通知开会时没有讲清楚，骗他上当。要是开头讲明是那样的会，他压根儿就不去，白误了他一晌工。唤哥的关公脸气得发紫，跺着脚“嗨”了两声，甩袖子走了。

这件事不仅唤哥生气，当时我也挺有意见呐！公社开那种会，是从上面传下来的，省、县的大干部也来参加，有的还写文章登在报上批右倾翻案，你一个小老百姓不跟上走，多不明智呀！唤哥他知道个啥，还不是听公社李书记的。你这样闹，晾了侄儿的台不说，与你这个模范的名誉也有妨碍呀！

好在这个事除了公社李书记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，又个别找三叔“帮助”过一次外，倒也没有人认真追究。赶到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问题完全明白了，公社的那个会是错误的，三叔的溜号倒是一种抵制错误的正确行动。在干部们肃清流毒的会上，唤哥也作了检讨，搔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地

对三叔说：“那个事，原是我糊涂，瞎子听梆声，跟着人上当，错怪了你。看来，还是三叔有眼力，凡事看得远……”

三叔并不象有些人那样，干对了一件事，就神气起来，吹嘘自己“一贯正确”。他见唤哥认了错，很高兴，说：

“算啦算啦，别给我戴高帽子！这些日子，我也下细想过，那事虽然你有不是，但全怪到你身上也不公平。就说公社李书记吧，上面咋闹腾，他也不知道，还不是跟着人打‘哈哈’声！谁也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充圣人。不过，今后碰到什么事，你们这当干部的，也得动动脑筋才好……”

这是唤哥不曾料到的话。他原先准备挨三叔一顿骂，因为三叔很少对他的错误“客气”过，尤其对他从小养成的自以为是、独断专行的坏毛病，三叔最见不得。听了这话，他反倒不好意思，摸着后脑勺傻笑起来，样子挺滑稽。好象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记起自己还长个脑袋，而又不放心，非得用手摸一摸，才知道在不在。

两个人算是和解啦。叔侄相扶相帮，倒也和睦了许多日子。谁知去年秋上，为了接待县畜牧会议代表参观的事，两人又吵闹一台，各不相让，以至唤哥在新春大节，给三叔连个年也没去拜。

说实在的，我们这个大队在唤哥的领导下，各方面都是有起色的，特别是牧业生产，全县闻名，这当然离不开三叔的功劳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兄弟单位来参观学习，倒是经常的事情。那次的问题出在公社李书记“热情接待”的指示上面。他给唤哥布置任务时我也在场。他说：“这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全县性的会议第一次到咱们这里来参观，一定要把接待工作搞好。第一，经验由老模范亲自介绍，你讲几句

客套话，就是欢迎词一类的东西，就行了，别罗嗦。主角由你三叔唱。第二，代表们远道而来，招待要热情，当然也不能铺张浪费。我考虑，除烟茶以外，管一顿饭总不会有什么困难吧？你们是羊大户，简单点，就给代表们‘手抓’一顿，怎么样？”

唤哥平常工作就有个抖劲，爱排场，原是喜欢这个调调儿。可是那时上面正好发了禁止用公款请客送礼的指示，报上也在批判这种做法。因此公社书记布置的时候，他虽然点头应允，但是面有难色。他这个人的缺点就在这地方，有时候对我们这些人唬天吓地，对上总是点头依顺的多，说是“组织原则”。是不是当头头的必得这样，我搞不清，反正我们这位支书哥有这个毛病。我在旁边听着李书记这个指示，直后悔没有请假躲开。宰羊的事不说，这烟茶从哪里开支？我这个做会计的，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。明摆着不合制度，公社书记居然这么指示，不是顶滑稽的事么？我想问他，买了烟茶谁批条子，启动了几次嘴唇，到底话没有敢出口。要是三叔在场，一定会提出来的。我就没他那个胆量。回队先办宰羊的事，队长倒没说啥，三叔却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这也是预料到的事。他问：

“这是哪里的精神？”

“是公社李书记和咱们支书的话。”我驴头不对马尾地这么回了一句。

“谁问你这个！我说给参观的搞招待，这是哪家文件上的精神？”

谁都清楚没这个规定。我自然回答不出来。心里骂唤哥耍滑头，不来亲自办。

三叔说：“你烧点茶水不就很好吗？为啥要宰羊？我也参观过不少地方，没见过这个招待法。”

“可是公社书记说的……”

“谁说也不行！”

我赶忙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支书。唤哥开头一愣，但唤哥到底是唤哥，他的口气不比三叔小，疙瘩眉毛跳了两跳，断然下令：

“宰两只肥羯羊，要大的。有事我担当！”

你听听，气有多粗！人家是支书啊，手中有权！我是兄弟，又是下级，处境多难！只好立即照办，宰了两只大肥羊。当然也从中钻了个空子，把烟茶的事搪塞过去了。第二天唤哥问我，我只说忙，忘了。这时参观的客人已到，买也来不及，不过挨了他几句训斥，早给风吹跑了，无所谓。财务制度不因我而违反，谢天谢地！

可是三叔气坏了。代表们参观的时候，三叔就没露面，但是忙乱间谁也没留意。参观罢，坐下来等着听老模范介绍经验，哪里找得到三叔？毫无疑问，他是赌气躲起来啦。唤哥一下慌了手脚，要不是客人在场，说不定他会动员民兵进行大搜捕。虽然有手抓羊肉招待，但没有见到老模范，代表们很扫兴，会议也大煞风景。唤哥的洋相更大啦，因为三叔临阵脱逃，他只好亲自登台唱主角。这位年轻的支书，曾经发表过多少次演说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最差劲的就数那一次。事先没有任何准备，又窝着一肚子气，结结巴巴，嗓门也不如平日大了，讲得一点也不吸引人。连公社李书记也象屁股扎了刺，一会儿蹲，一会儿站，手脚没处放的样子。好容易把代表送走，唤哥又挨李书记一顿训。唤哥找上门和三叔算帐：

“三叔三叔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，你给我这个难看！”

三叔蹲在炕上，看都不看侄儿，哼着鼻子说：“嗯，你还难看！阔气得很呢。要是还不排场，再有参观的人来，上八大碗的干菜席好了！”

“你……”唤哥跺着脚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怎么啦？小兔羔子！难道你自己甩搭得不解气，还要我老汉来捧场吗？好小子，要我支持你的错误？想得不错！鸡唤，你别对着我瞪牛眼睛，晚上睡下，手放在心口门上好好思谋思谋……”

从此两人见面不说话，很有点势不两立的架落。唤哥到处诉苦叫屈，说他是大队支书，公社领导的布置他不能当耳旁风；埋怨三叔不体谅他的难处，有意晾他的台。三叔也有他的理由，认为支书把参观学习的意义糟蹋了，既然你们是讲吃喝的，就不需要介绍什么经验了。所以，我这样处置，是再妥贴不过的办法。当然是给公社书记和支书点颜色看的意思。

为这事，惊动了全庄子。三婶也和三叔吵了一台。三婶说：“你也是多事！宰羊就宰羊，有他当干部的负责，把你什么没有了？又不是你家里招待，那怕他宰牛宰马哩！”

三叔瞪起眼睛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上面再三再四强调，不叫请客送礼，不叫随便宰杀羊只，他又不是不知道，偏那样搞，不是犯政策的事么？我可不想把自己的亲侄儿往崖沿下推！要是他真的派我私人招待，说不了，我把自留羊宰了！”

这次矛盾闹得实结，直到过年，疙瘩还没解开。赶到前几天落实中央两个文件，检查干部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，

唤哥的脸筋才慢慢转过来。在他检讨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大家提了一气意见，唤哥虚心地接受了。可是奇怪，唯独闹过矛盾，和唤哥的错误行为作过斗争的三叔，却坐在墙旮旯里吸烟，一言不发，后来竟悄悄离开了会场。看样子他的气没有消。

过了两天，在我的帮助下（真是这么回事，一点也不吹牛），唤哥决定登门谢罪。在他酬谢过我一支“六盘山”香烟之后，我又自告奋勇，陪他走一趟。唤哥高兴得不知怎么吹捧我了。今天回忆起来，唤哥去三叔家那个场面，就象“古城会”上的张飞，又狼狈又可笑，着实有点戏剧味道呢。

唤哥本来是个粗声大嗓门，说话如同喊口号，走路山摇地动的鲁莽汉子，无论到那里，就象旧小说上讲的，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”。可是这一回去给三叔赔礼，倒象个大姑娘，羞羞答答的，直到我把他揉进三叔家的门坎，他回头瞪我一眼，才赶忙叫：

“三叔，三叔……”声音虽不自然，倒也亲热。

三婶迎了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哟，什么风把你给刮来啦，我家门坎高，当心把你绊倒……”

唤哥不好意思地“嘿嘿”笑了：“看三婶说的，三叔不在家么？我给他赔礼下话来了……”

我尽量把嘴抿紧，不让笑出声来。可是唤哥那个滑稽样子，怎么叫人忍得住呢？

三婶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你要是工作不忙，就坐一会儿。他刚才出去到牲口圈上去了，一阵儿就回来。”

说实在的，唤哥过去那个态度，遇着我也要生气，何况从小疼爱他的三婶，哪有不寒心的？

唤哥说：“看来，三婶也对我记下心病啦……”

他这么一提，三婶当真数落起来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人了！当初遇到事情，也不和那倔老头商量商量，动不动‘我负责’！看你多神气！这是你当干部的话吗？现在中央有了政策，叫你们改正，你还是只在会上打官腔！你不会到家里来认个错？不论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叔老子嘛！”

唤哥抓着后脑勺，支吾道：“早就想来呢，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个啥，还不是放不下你那支书的臭架子！”批评到这里，三婶自己倒先笑起来。

我也凑上去挖苦唤哥：“三婶算有限力，批评到要害地方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三叔进来了。唤哥的关公脸更添一层油彩，手脚没处放，似乎要逃走的样子。忖怩了半天，才说：“这会儿了，三叔不歇着，还忙什么呢？”

三叔并不正眼瞧他，板着脸说：“我也没啥可忙的，不过到羊圈里转转，又照看照看牲口。你怎么有了空闲？坐下抽烟嘛！”说着，自己先脱了鞋，跳上炕去了。

我们的三婶是个十分伶俐的人，她怕三叔再说出什么冲撞人的话来，赶忙插嘴调和空气：“见了孩子们，有点好脸色。他唤哥是来给你赔不是的……”

唤哥顺势接上说：“都是我的不对。工作没搞好，又给三叔胀气。今天来给你老下话，就美美地骂我一顿……”

“我骂你做啥？你要有心，来家坐坐，说说话也好。”

三叔绷着脸，打断唤哥的话，说了这么一句，把盛旱烟的小筐箩往唤哥面前一推，意思是让他自己卷烟抽。

唤哥卷了一根烟，又让我卷。我说：“别拿三叔的东西

做人情，借花献佛，谁希罕！把你的高级烟掏出来吧！”他赶忙放下旱烟棒，笑着拿出“六盘山”来给我和三叔。三叔把手里的烟锅往前举了举，说：“我抽着这个好。”

三婶看着空气和缓了，自是喜欢，又对三叔说：“鸡唤儿既来了，老给孩子们吊个脸子干什么？人家也是当爹的人啦，有话好好说，叮声唬气的！”

“少教训我，你知道个啥！”三叔摆手说，“把你攒的鸡蛋炒几个，还有我新打的薇菜拌一盘。”

“今天也不知刮什么风，这样兴头！”三婶笑着说。

“除了东风，还能有什么风！”我说，“要不是中央文件的东风，唤哥怕还不上三叔的门呢！”

三婶出去后，我又给唤哥搭梯子下台阶：“唤哥，不是我在三叔面前说光面话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上三叔的门可是说不过去的。想当初，搞那些事，原是你们胡来，三叔提点你们，还犟板筋不听。”

“我不是检讨了吗？”唤哥眼睛看着我，把话说给三叔听。“这次公社评比检查，有的队搞招待，咱们又没学他们……”

听唤哥这么说，三叔又有点不高兴：“你干得对，群众心里明白，难道还要你自己打鼓张扬！再说你检讨得就深刻了？我看你就还有个毛病，也得改一改。李书记虽说是上级，可他也有考虑不周到的时候，他的话要是不符合中央精神，也得帮助他，不能他一刮风你就下雨。那不叫组织性强，那叫害领导干部。现在他不也得为这些错误检讨？你要早给他提出来不就好了吗？”停了停。又语重心长地说，“鸡唤呐，你是我的亲侄儿，是我看着你长大的。你把工作搞好了，